

去年年末,朋友问为何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我的文字,似有“责难”之意。我的回答是:能说该说的,别人已经都说了。

话虽这么讲,但还是忍不住在 2019 年最后一天,眯着因干燥而有些难以聚焦的眼睛,捧起电脑滴滴答答敲了起来。

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 12 月 31 日这天没有全家人在一起。这些天大吃大喝有些累了,加上正好身体有小恙,索性决定不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了,安安静静宅在家里,换个方式度过跨年时刻。既然这样的岁末静夜总是难免,而且以后说不定会越来越多,伤感无益,孩子们各自安好——牵挂亦不必,倒不如全然甚至凛然地去拥抱它。

2019 年里发生了许多事。由国至家,由公及

私,大小大小,林林总总。国家大事,年年都有高手汇总评判,自付犯不着再去凑份热闹。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已经足够多,噪音也不少。私家之事,不外衣食住行、儿女情长,对个人虽是至关重要,对他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偶而说起是意气所致,多说则于人于己都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其实呢,不管大事小事,回头想来都是过去的事了,大体也就那几类:让人快乐的,让人苦恼的,让人想快乐但不知为何快乐不起来的,让人苦恼却又拼命说服自己不该苦恼的。当然,让人无动于衷的事一直都在发生着,只是因为



家常风味——看看是否好吃(国画) 郁俊

张伯伯是我孩子的朋友、名副其实的忘年交。那时,孩子在格致中学读书,校门外周围有许多小商店,其中有一家专门卖廉价 CD 的,品种特别多,尤其是音乐碟片。孩子自小喜欢音乐。读小学时常听着音乐做作业。为奖励他考上重点中学,1994 年花了 1 万多元买了一套音响。他的零花钱差不多全用在 CD 上了。孩子就是在这家廉价碟片店遇上张伯伯,成了朋友,从此引领他慢慢步入音乐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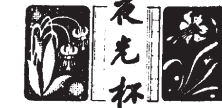
张伯伯孤身一人,孩子说,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分配在大型企业工作。平时烟酒不沾生活简朴,唯一的喜好就是能静下来喝上一杯咖啡,放一碟古典音乐,悠悠然沉浸其中。张伯伯的指点,古典音乐真正成了他的心灵鸡汤。

进入大学后,难得再去那家碟片店,与张伯伯碰头的机会也就少了。一个星期天午后,家里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小朋友在家吗?……噢,没事没事……他回来请告诉我,我是张伯伯……

真的没事没事……好,好……再见。”自此之后,隔一段时间便会接到张伯伯的电话,如果孩子不在,也会同我们聊上几句,问问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一次,他向我们诉说:自己在那里结交了好几拨学生,可是等他(她)们一考入大学就把我忘了,再也没有联系。语气中流露出丝丝失落感。我们宽慰他,我们的孩子不会这样的。嘴上虽这样说,心里也拿捏不定孩子今后是否也会这样。一天,张伯伯又来电话,听上去很兴奋:“没事没事,昨天叶文约我出来,去咖啡馆喝咖啡,还点了西点。我抢着去付钱,他不让我付,说他工作了……”

几年前我们搬家了,在孩子房间里整理出好多张伯伯的碟片。他在 CD 的塑盖内都插有一张小方纸,写有作曲家、曲目、乐团、指挥等的名字以及年份、作品号,最后标上长长的一行 CD 号;有的盒内还夹有写在报告纸上的作曲家和乐曲的介绍,简要明白,字迹端正清秀。字如其人,虽从未谋面,想象中也是一个谦谦君子。

孩子工作后,我们常提醒他去电问候张伯伯。去年春节电话无人接,后来再打去说销号了,还以为他改用手机了,没在意。再后来,我问孩子,他告诉



夜光杯

无动于衷,所以想起来好像不是事儿似的。

这一阵子最大的感触来自目光所及周边老年人的病痛与无奈。即便有几女有钱,生命到了后期几乎不可避免的痛苦挣扎却让人束手无策。况且儿女能给予父母的时间和关爱,往往不如给下一辈的那么多。无私无怨为儿女这种“痴傻”行为,原本就有其生物学上的意义,万千物种——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从非洲走向世界并且无休无止挑战文明极限的智人(Homo sapiens)——因此得以繁衍继续。而父母,便在这种似海深情不求回报的付出中走进风烛残年,用日渐瘦弱的臂膀与衰老、疾病和孤独作战。每念至此,哀哉痛哉。所以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想把内心最柔软最温暖的祝愿,送给那些已经老去或正在老去的人们。

前两年的这个时候心里是沾沾自喜的,觉得年龄越来越大还真是件挺不错的事情。以前在意的,现在不那么在意了。以前遇事容易激动兴奋,现在淡定了许多,懂得也做得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年却发现,生命的智慧并不总是随着时间线性上升的,有时竟抵挡不住小小激素之异军突起。今年还发现,之所以不在意,到底还是因为没触及到在意的人和在意的事——不过在意的人和事确实正在慢慢减少。

其实人生,一年又一年,诸多的努力可能只是为了克服一个“厌”字。朝人群走,抱团取暖。朝仕途走,新奇光鲜。著书立说,求现世里的共鸣和来世里的不朽。创业赚钱,换芝麻开花节节高。归根结底,是趋世、入世,是享受热热闹闹不单调不重复因此不令人生厌的今世。我常常会有写的冲动而无写的行动——好读的好玩的好笑的好哭的,都被写到了极致。再写,难免有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感觉。

我喜欢王朔文字的犀利,却不喜欢他的无厘头,也不打算喜欢他哪怕只是

偶尔的虚心。我一直为视力所困,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无法再坐在电脑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前天去多年来常去的眼镜店,老验光师退休了,新来的这位很是耐心周到,验光后对我说,你其实就是用眼过度,近距离这块需要特别辅助,把渐进镜换成低倍数滤蓝光高清超薄电脑专用近视镜就行了。峰回路转,老花后由近视镜改为渐进镜,现在又将改为渐进镜加电脑近视镜。我的心里顿时升起了希望,并且开始期盼两周后来取这副新神器。哈哈,谁说生活没意义?意义就在这个个新生的希望里,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小的满足。

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新眼镜会给我带来新的景象、新的认知,让我看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



静逸 杨靖篆刻

什么是故乡?有人说,那是一个你踮着脚尖看世界的地方;又有人说,那是一块小时迫切想离开而老了又渴望能回去的地方;还有人说,那是一个世代居住并埋葬着祖宗的地方;而我说,那是一块经常让你魂牵梦萦并给你终生奋斗以无穷动力的地方。都说天下没有“永动机”,谁知故乡正是人生的“永动机”。

贺老友六十华诞 何纪华

端午已过蜜桃熟, 溽热骤雨复又晴, 梦里依稀忆君乐, 共贺甲子道年轻。 静观世事多纠结, 愿尔直抒胸臆情, 喜乐无妨加讽喻, 但求入木见三分!

上海诗人徐芳,以其对诗意的栖居的不懈追寻及对城市精神的独到诠释,客观上已将笔触探到了中国当代城市诗歌创作的前沿。

城市诗意的建构,只有落实于城市日常生活之壤上才有说服力。但是,诗学意义上的“日常”从来就不是自动敞开着的,尤其是现代城市语境下的“日常”,更不具有自明性,日常诗意是需要发掘的。而徐芳对日常诗意的发掘主要体现为一种“发觉”——“向内转”抑或“内部唤醒”成为其诗的重要审美特征。诗人历来坚信,城市的“喧嚣和嘈杂”之下是掩盖着诗情的,并且“生活的过程与生活的诗意仅仅一步之遥”。“我的心灵所看见的视像/只与春天里的一滴水有关”(《从十六楼往下看》);“没有月光/却遍地月光!”(《黄浦江之夜》)。而对这种城市日常诗意的“发觉”,也可以看作是对城市日常的命名与选择过程。

自城市诗歌以降,我们已见惯了这样两种景观:批判抑或自赏。而徐芳对于城市日常诗意的发觉,既非秉持现代都市批判态度,亦非代表“部分城里人”(重庆炳语)的感受,而是忠实于生命个体的体验,是

上海与诗的美丽邂逅

——徐芳的城市诗意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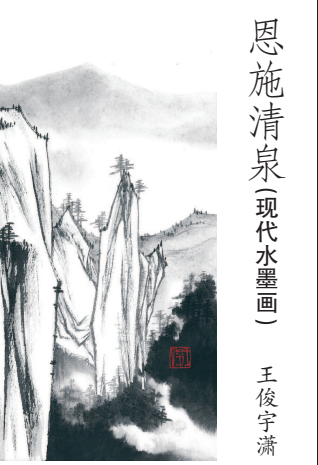
李有亮

识,又具充分的及物性特征的城市日常美学生态。比如,“要说的话/也许永远说不完/我低语着/没人听见”(《读一天书》),这是一个诗人的孤独与幸福;又如“我并不相信/不相信/一棵树只守卫一个方向/一条路该如何表达/自己真实的/也是多面的、交叉的/意愿……”(《太阳在一棵树上》),这是否对诗人坚守却又恍惚心态的一种隐喻?这是较早一些的作品,其中处处可见诗人作为女性独有的丰富又细腻的心理纹理。而下面这些诗句,“不止一次/我在海里抬起头来/看什么晃眼东西似的/看岁月如何/把鱼变成人/

又把人变成鱼”(《八月十三日,寻找》),经历了更多时光的磨砺,这里就有了某种厚重、沧桑的味道;而“一首诗摇摇摆摆/来到眼前/手臂,有人家的腿粗/下巴,松垮竟有几层”(《七月一日,所谓诗心》),这种寓庄于谐、充满自嘲的语言风格,在诗人近年作品中屡见不鲜,显示出诗人在城市日常生活体验中愈发成熟自信的笔力及洒脱多样的文风。

徐芳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这种城市构想:“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和谐而互为因果的兼美之境,应该是硬件(环境)与软件(人)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是居住环境,更是生活方式的发展与进步。”在诗人的诗中,也有矛盾的体验、深层的思考,与此构想形成深度而隐秘的对契抑或错悖。批评家张闳在评论徐芳诗作时说过一句话:“‘在上海写诗’,这句短语是一个矛盾修辞。”面对城市发展的未来,兼美之境究竟是一种现实可能,还只是诗人的美好设想?对此,徐芳的诗不只是一种深切的体验显示,更是一种持久的追求。

协调。一般男工都会这一手。当我看着相邻工位的老老师傅神速地“抢梭子”时,佩服至极!经过值班长的帮教,我学会了停机换梭这种入门级的挡车。不久,心思活了,当然也要“抢梭子”,就向老老师傅请教。他说,想学“抢梭子”,蛮好。不过,看你这个“眼镜”,怕是难度不小。还是省省吧,免得轨梭出事故。我心想:从校队到市建工联队,我踢过多年足球,反应蛮快,动作协调性也蛮好,“抢梭子”有啥难的!我老骥地说,这种生活难不倒的。老骥不开心了,扔下一句:你个怂,老卵!没想到,头回抢梭时真就出了事故。当我左手停开关的一瞬间,从梭道里抢出梭子,右手欲将新梭子投进时,动作稍慢了半秒钟,那吊着棕叶的上下动作、一张一合的经纱网就轧住了装着纤子的新梭子。当然是出事故,当然是断纱、出坏布。这还不算,左手也吃了一记“生活”,所幸无大碍。但停机拆环布,将断了的经纱一根根地接好,误工又费时,是免不了的。望着呆若木鸡的我,老稳走了过来,用一口苏北话安抚说:末(没)事,没事,拉个(哪个)都不是天生会“抢梭子”的。下了班,他不回家,领着我到检修后待生产的织机手把手地教。我当然是老老实实地学。不久,我就学会了这一技支,还成了“抢梭子”的好手。后来,织机工艺进行了改造,以箭杆代替梭子。这一来,我的一手好功夫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所幸因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与小说,就被调进了一家报社,学会了新闻采编的新功夫。尽管如此,“纺织男工”却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最难忘的经历。



恩施清泉(现代水墨画) 王俊宇 萧

织机工艺进行了改造,以箭杆代替梭子。这一来,我的一手好功夫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所幸因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与小说,就被调进了一家报社,学会了新闻采编的新功夫。尽管如此,“纺织男工”却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最难忘的经历。

巧的是,电影的取景地在厦门,出生也是在那片土地,明请看本栏。

人生第一次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